

早期儒学复兴运动

儒学复兴始于唐代末期，经宋至明，为中国哲学发展之主流。其旨在于回归孔孟之心性论哲学，反对汉儒宇宙论哲学以及佛教解脱之说。韩愈、李翱为此运动之序幕人物。至北宋初年，学者已有自造系统抗拒佛教之意，却多混杂宇宙论与形而上学，以此为价值理论之基础。此为儒学复兴运动早期，以周敦颐、张载等为代表。同一时期的邵雍则肯定认知主体自由，一反儒释道之基本立场。儒学复兴运动中期以程颐、程颢、朱熹等为代表。其学说已洗去宇宙论成分，将价值理论建立在纯粹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晚期则始于南宋陆九渊，集大成于王阳明。最高主体自由得明。

1 周敦颐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其学基本与汉儒之宇宙论中心哲学相同，立一形而上的至高作为万物主宰和价值根源。

周敦颐之至高主宰曰“诚”。《通书》曰：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

盖“诚”即本性之充分实现。万有之产生，皆因其本性之实现，故曰“诚之源也”。

《通书》又曰：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

万有在演变过程中“正性命”，充分实现其本性，是为“诚”之显现，故曰“诚斯立焉”。“纯粹至善”则言“诚”为价值判断之基础。《通书》对此进一步论述，曰：

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此谓“诚”为一切德性之基础，“诚”之实现为最高人生境界。总之，“诚”为万物之根源，又为万物演变之方向，又为纯粹至善之最高价值。如此则万物不能违背“诚”，不能不充分实现其本性，故万物皆善，遂不能有罪恶。此说蹈汉儒覆辙，混淆了“应该如此”和“必然如此”两个不同的领域。

周敦颐之《太极图说》主要涉及宇宙论，其文曰：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26 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
27 立人极焉。

28 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
29 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
30 易也，斯其至矣！

31 第一节言宇宙之发生历程：“无极”产生“太极”；“太极”之“动”生“阳”，其“静”生阴；“阳变阴合”而生五行。
32 第二节言阴阳五行“化生万物”。第三、四节涉及价值理论。需要注意的是，从“无极”到“万物生生”，再到“唯
33 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均系对事实的描述，仅涉及“实际如此”，不涉及“应该如此”，即不涉及价值观念。纵
34 然言人“秀而最灵”，亦只是化生万物的一种状态，仅仅是一事实，不能产生善恶之分。

35 2 张载

36 张载（1020-1078），字子厚。其说坚守儒学基本立场，但仍混合宇宙论和形而上学，未能正面肯定主
37 体性。

38 张载以“气”为万物之根源。《正蒙·太和篇》曰：

39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

40 此处谓“太虚”或“气”为万物之本体。“气”本无形，由“气”之聚散而变化为有形之万物。“气”为“性”之根
41 源，本身无感，但在与万物的交互中呈现为“有识有知”。如此则万物与人皆由“气”所产生，故《西铭》云：

42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43 张载以“神”、“化”联系形而上学和价值理论。《正蒙·神化篇》曰：

44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

45 以“神”、“化”为“天”之“道”、“德”，则人应当以此为目标，以求明“神”知“化”，合于“天”之“道”、“德”。故
46 《正蒙·神化篇》又云：

47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后能穷神知化。

48 张载论“性”，取本质意义。《正蒙·诚明篇》曰：

49 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

50 “性”为万物共有之本质，即为至高价值。故《正蒙·诚明篇》又云：

51 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

52 “诚”即实现。“性”与“天道”为同一，其实现即为“诚”。“性”之实现则依赖“尽性”、“穷理”之活动。《正蒙·
53 诚明篇》曰：

54 自明诚，由穷理而尽性也；自诚明，由尽性而穷理也。

55 此处张载已触及主体问题，盖“尽性”、“穷理”皆主体之自觉活动。张载对主体性观念探究有限，遂有自
56 我矛盾之处。如《正蒙·诚明篇》云：

57 心能尽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检其心，非道弘人也。

58 此命题实为孔孟心性论立场。倘依张载之宇宙论立场，万物之本质（“性”）与天道合一，人仅能被动
59 地依照天道实现其“性”，实为天道宏人。

60 万物之方向均由天道决定，故均向乎善，其恶则由第二序的“气质”产生。《正蒙·诚明篇》曰：
61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62 盖万物由无形之“气”聚为有形之存在，必有其发生之条件，即“气质”。“气质”另有一不同于天道之本质，
63 即“气质之性”。如此则人可向乎“气质之性”而走向恶，依可向乎天道之性而走向善。然天道既然为一切之
64 根源，“气质之性”为何能违背天道？张载对此无明确论述，反而转论如何克服“气质之性”，即“学”。

65 张载论“学”，坚持儒者基本立场，以成德为目的，其枢纽落于改造“气质之性”、实现天道之性。此处张
66 载实已经接近心性论，其说时时透露主体性，显现道德自觉。如《理窟·义理篇》曰：

67 学贵心悟，守旧无功。

68 成德之关键在于自觉，故落于一“悟”字。主体既“悟”，天道之性自然觉醒。此事与经验知识无观，故
69 《正蒙·大心篇》曰：

70 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

71 主体之觉醒为一自觉过程，并不源于信仰，故《正蒙·中正篇》曰：

72 笃信不好学，不越为善人信士而已。

73 “悟”不仅不依赖于经验知识和信仰，亦不必依赖经籍，故《理窟·义理篇》曰：

74 凡经义，不过取证明而已；故虽有不识字者，何害为善？

75 总之，张载论“气质之性”及“学”，实处心性论立场而不自知，遂与其宇宙论和形而上学理论矛盾。

76 3 邵雍

77 邵雍（1011-1077），字尧夫，谥康节。总的来说，邵雍以河图洛书《易传》等汉儒杂辑资料为依据，构
78 建一宇宙论系统，并肯定认知主体自由。此说与儒学道德化成之基本方向相左。然朱熹极尊邵氏，谓其学
79 出自孔子，乃误判邵庸所依据的资料为孔子所作。

80 邵氏之宇宙论以《先天图》为中心。《先天图》相传出自河图，仅为爻卦符号之排列组合。“一”为阳
81 爻，“-”为阴爻。两爻排列组合，遂有四种符号。三爻排列组合，则有八种，即所谓八卦。邵雍《观物篇》谓
82 阴爻为“静”，阳爻为“动”。两爻组合，有“柔”、“刚”、“阴”、“阳”四种。三爻组合，有“太柔”、“太刚”、“少柔”、“少
83 刚”、“少阴”、“少阳”、“太阴”、“太阳”八种，实为八卦。八卦中任意两种上下排列，有六十四重卦。将这些符
84 号合排列为同心圆，最外层为六十四重卦，其内依次为八卦、四种两爻组合、阴阳爻，遂得圆图。邵雍谓此
85 圆图表寒暑循环。六十四重卦，凡三百八十四爻。抽出乾、坤、坎、离，余三百六十爻，与一年三百六十
86 日相对。

87 《先天图》亦说明世界之历程。邵雍谓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
88 为一“元”。如就年往下推，一年为十二月，一月为三十日，一日为十二时，一时为三十分，一分为十二秒。
89 此种计算，不过十二与三十交替，所言分秒，非今日之时间单位。一“元”为世界由始至终所需时间，即十

90 二万九千六百年。一“元”分十二“会”，对应十二辟卦，即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
91 坤。一会开天，二会辟地，三会生人。六会乾卦，世界最盛。此会第三十运中的第九世对应唐尧时代。至
92 十一会，一切衰落。十二会，天地崩坏。一元已终，另一元复始。依次观念，人类历史自唐尧之后，一代
93 不如一代，着实为一极度悲观之命定论历史观。

94 邵雍又以八卦对应“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前四者属于“天”，后四者属于“地”。如此，八卦
95 与宇宙之发生相关联。“天”“地”之“变”产生非生物之宇宙，而后方有生物。生物之“性情形体”源于“天”，“走
96 飞草木”源于“地”。“天”“地”分别有一万七千二十四种“变数”，故生物有 $17,024^2 = 289,816,576$ 种“变数”，谓
97 之“动植通数”。

98 邵雍之说亦有涉及形而上学之论点。《观物内篇》曰：

99 所以谓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谓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谓之命也，处理性者也；所以能处理性者，
100 非道而何？是知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以天地观万物，则万物为物；以道观天地，则天地亦为
101 万物。

102 “理”指事物之特殊性，“性”则指万物之共性。“命”则“处理性”，为“理”与“性”之间的关系，所指不甚明晰。
103 而“命”又因“道”成立。“道”为“天地之本”，进而为“万物之本”。此“道”为形而上之实有。

104 至此，邵庸判世界之演变为一既定历程，则人之价值何在？此处邵庸一反儒释道之精神，肯定认知主
105 体。《观物内篇》曰：

106 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人之至者，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
107 世观万世。

108 人为万物之至，而圣人为人之至。人之所以有此种地位，是因为人有认知能力。《观物内篇》又曰：

109 道之道尽于天矣，天之道尽于地矣，地之道尽于物矣，天地万物之道尽于人矣。人能知天地万物之道，
110 所以尽于人者，然后能尽民也。

111 “尽”即实现。“道”于“天”中实现，“天”于“地”中实现，“地”于“物”中实现，而“天地万物”又在人中实现。人
112 能“知”“天地万物之道”，故有此地位。此处邵雍正面肯定认知主体。此主体能就个别存在各观其理，不局
113 限于自身之存在，故超越万物且能知万物，并不局限于形躯这一客观存在。故《观物内篇》曰：

114 不我物，则能物物。

115 盖认知主体非物，故能统摄一切对象，显示主体之超越性。另一方面，认知主体亦有不显现之自由，
116 即“以我徇物”。